

## A 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Plant Nouns Based on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Yun Huang

Doctoral Candidate,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rst Author: 114530661@qq.com

Li Shichun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546224432@qq.com

Received: May 2, 2023 Revised: June 6, 2023 Accepted: June 9, 2023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plant nou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stablishes five physical roles for plant nouns: form, composition, function, behavior, and implementation.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medium-size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sent Chinese (7<sup>th</sup> edition) has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ccurate number of qualia roles and inconsistent order in the use of descriptive words to describe the basic category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lant nouns. In the case of "peach", "plum", "pear", "persimmon", "apricot", "grass", "flower", "tree", "laurel", "lotus" and "hemp", the basic meanings of common plant words are used as cases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ation patterns of plant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and to propose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interpretation patterns of plant words, it is clear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botanical word dictionaries.

**Keywords:**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Qualia Role, Plant Words, Paraphrase Patterns

# 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植物类名词释义模式研究\*

黄 韵

博士研究生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学学院

邮箱: 114530661@qq.com

李仕春

教 授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学学院

邮箱: 546224432@qq.com

文章收到日期: 2023年5月2日 修订日期: 2023年6月6日 发表回复: 2023年6月9日

## 摘要

本文以植物类名词为研究对象，为其设立形式、构成、功用、行为、施成五种物性角色。通过对比中型汉英语文词典释义的异同，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在运用描述性话语描写植物类名词基本范畴词本义方面存在物性角色数量不平衡不准确、排列顺序不统一的问题。以“桃”、“李”、“梨”、“柿”、“杏”、“草”、“花”、“树”、“桂”、“荷”、“麻”等常见植物词的基本义项为个案，探索植物词在词典中的释义模式，并提出释义改进优化方案。通过建立植物词的释义模式，明确了引入生成词库理论可以提高植物词词典释义的准确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生成词库理论, 物性角色, 植物词, 释义模式

\* 备注: 本文为黄韵博士毕业论文《以词典用户为中心的现代汉语植物类词释义个案研究》的一部分。

## 引言

作为传统语文学时期的词典古国、词典强国，中国如今面临着一个以“欧洲中心”为特点的国际词典学界。英美词典编纂有着深厚的传统，中国要重新迈进词典强国行列，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词典的研究工作势必成为重要环节。黄建华 (Huang, 2006, p.2) 指出“把中国的词典发展史置于世界词典演变史的大框架之中阐述，中国词典的学术高度和民族特色也就愈发得到彰显”。

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途径与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辞典的释义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寻找释义改进的方向也成为了诸多学者努力的目标。《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它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早已得到业内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现汉》第1版于1978年面世以来，经过历代编纂者们的不懈努力，1980年第2版、1996年第3版、2002年第4版、2005年第5版、2012年第6版、2016年第7版相继发行。当它的版本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许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视角的研究与论述，而释义正是这些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词典的研究重心应该侧重于释义。李仕春 (Li, 2013, p.62) 指出，英语内向型词典以《牛津简明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简》)、《韦氏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韦大》)、《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柯林斯》)为代表，其释义特征为：巨细无遗地收集多义词义项；排列义项遵循历时原则；释义精细度高，相似度低。汉语内向型词典的代表有3部：《现代汉语词典》（《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现学》）。其释义特征为：释义用语偏向“以词释词”；配例丰富，且以短语为主；释义精细度低，相似度高。作为对外词典的重要使用对象之一，蔡永强 (Cai, 2018, p.65) 对外国留学生使用外向型词典的调查显示，“学习者最常用的项目是查词义”。

植物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对象，更是人类获取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植物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形式，是人类对其相关认知成果的符号化表达，用以记录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特征等信息。植物词作为汉语基本词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赋予了植物词丰富的文化内涵，自然就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对其释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全方位研究。在分类词中，植物类名词不但是名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辞书收录的对象，有着相对丰富的记录。植物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诗经》就收录了八十多种草本植物类名物词，而被誉为第一部百科式词典的《尔雅》在《释草》和《释木》两篇关联古人日常生活的篇章中也记载了非常多的植物类名物词。

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出版)植物词的收词和释义的研究中，萧世民、萧红艳 (Xiao, Xiao, 2010, p.47) 指出《说文解字·艸部》的植物词说解“有尚待商榷之处，”并对说解正确的词语进行补释。王建莉 (Wang, 2014, pp. 33-36) 指出《词源》植物词存在释义不准确、义项漏收等疏误，并列举八则以供参考。谭宏姣雷公营 (Tan, & Lei, 2020, pp.41-49) 的研究指出《现汉》对植物类名词近年来甚少更新，释义的准确性、释义表

述方式以及词条的分合方面还有待改善。由此可见学界普遍倾向于考据古代辞书中汉语植物词的疏注，但是对现代汉语植物词释义用语和释义模式的相对较少。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57, p.19) 《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 提出语言的生成性理论后，受到了学界普遍重视。新兴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成为了生成主义词典的编纂强大的理论依据。Pustejovsky, J. (1995, p.21) 提出生成词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词义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上下文中，词能通过一些语义生成机制获得延伸意义，能通过词项的词汇特征和语义生成机制来解释词的创新性用法。”

物性结构（物性角色）是生成词库理论的核心内容，也为生成主义词典的编纂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对于生成词库理论及其核心内容物性角色的理论意义，李强和袁毓林 (Li, Yuan, 2019, p.263) 认为，“名词的概念意义体现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它既表征我们对于事物的命名能力，也反映我们对于事物的分类认知；因此对于名词概念语义的精确分析和恰当解读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宋作艳 (Song, 2016, p.1) 则认为生成词库论是“当代语义学中最精细的形式化分析范式”，李强和袁毓林 (Li, Yuan, 2019, p.292) 进一步指出物性结构理论能够为名词的“概念知识和词义提供接口，从而“精细地描写和刻画名词所具备的语义知识和属性”，使汉语词典中的植物词义项描写更加精细化。

通过结合苏新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Su, 2013, 商务印书馆出版) 选出若干个可能对留学生理解其文化意义有困难的植物名词作为个案，研究其在汉语教学常用词典中的义项分布情况的共性。因此，本文主要从生成词库的角度研究现代汉语植物词的释义模式，进一步从用户需求和使用的视角进行释义改进，以高频常用植物名词作为个案，运用生成词库理论的物性结构理论探索对现代汉语植物词义项进行形式化、系统化分析，研究其在常用词典中释义模式的共性，文章借鉴其理论内核——物性角色，将之改造为面向词典用户的理论模型，建立融认知、语法、语义为一体的句法—语义理论，将其运用于词典中的植物类名词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中，并使用物性角色对其进行释义改进，为编纂词典服务，从而弥补现阶段理论的不足，以期为汉语词典修订提供思路。

## 研究目的

- 厘清常用词典在运用描述性话语描写植物类名词基本范畴词本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 从目标汉语中植物词的基本义出发，在《牛高》、《朗高》、《柯高》等句子释义词典中查找相应词语，如果衍生义和英语词典相差太大，不能从相应词语中查找到这个义项时，则依据衍生义重新查找这个义项的相应词语。最后，根据不同词典释义用语及义项划分上的区别，确定所选词的物性角色。
-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明确生成词库理论的基本内涵，确立生成词库理论在植物类名词义项描写中的作用，并以个案形式对植物词的释义内容和释义模式提出优化建议。

## 研究综述

### 一、汉语词典释义研究

国内早期对《现汉》释义进行讨论的主要代表有周钟灵、张志毅、刘庆隆等。周钟灵 (Zhou, 1980, p.6) 《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在对《现汉》的释义方式进行褒扬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词典对词素义和词义的混淆以及词义释义两个问题。其后，张志毅 (Zhang, 1981, pp.79-85) 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语文性》又从词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三个方面对《现汉》释义的语文性进行了分析。主张对词汇意义的解释不但应包含对自身含义的解释，还应包含对词的意义环境的描写。胡明扬 (Hu, 1982, p.26) 《词典学概论》对释义方式进行了分类；认为词典可以根据所收词目的单位，涉及的语言种类、词条的性质、词典的规模、词典的排列方式等进行分类。与此同时，刘庆隆 (Liu, 1982, p.11) 也在《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形式》一文中归纳出《现汉》的四种注释方式，分别是互训注释形式、拆字注释形式、定义或说明形式注释和括注形式。而在分析的同时，作者也就注释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显然，以上四位学者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对释义中的问题虽略有涉及，但仍以对释义方式和特点进行描述式的归纳为主。这也正是早期《现汉》释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随着《现汉》的更新换代，关于释义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研究角度也更加全面。苏宝荣 (Su, 2000, p.180) 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对语文辞书释义的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解构，认为词典的有效释义模式是将汉语词义构成成分分析和语文辞书释义结合起来。李尔钢 (Li, 2006, p.192) 在《词义与辞典释义》中，就释义方式、释义元语言、虚词解释、多义词解释专科词条解释以及作了细致的阐述。冯海霞，张志毅 (Feng, Zhang, 2006, pp. 73-79) 肯定了《现汉》释义的系统性，认为同场同模式的释义方式可以消除循环释义或者重复释义现象，使元语言简单化；并提出了少数几种义场释义模式仍需统一的观点。章宜华和黄建华 (Zhang, Huang, 2018, p.34) 认为，目前词典释义发展趋势为：传统同义对释逐渐淡出词典，逐渐趋向以自然句子释义为主，旨在以最简洁，最少语言符号来表达最多的词目信息。王恩旭 (Wang, 2019, pp. 1-10) 指出辞书释义经历了“随文释义、同义词释义、属+种差释义”等阶段，如今正在向句子释义和模板释义转变，如《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就是句子释义的典范。谭景春 (Tan, 2015, p.2) 进一步提出“同类条目释义行文要一致”的观点。

所以本文遵循张志毅 (Zhang, 2015, p.401) 先生提出的“同场同模式”“同类同模式”原则在具体分析植物词涉及物性角色之后，设计一种适合植物类名词的释义模式，以容纳其他同类词。

### 二、《现代汉语词典》中植物词的收词与释义

作为一部以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主要特点的一部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植物类名物词的收录近年来也不断更新，下表展示了《现汉》在几

个不同版本中植物词的收词数目变化。从第一版到第七版，总体来说收词量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版	第三版	第五版	第七版
植物词数量	1739	1277	1457	1510
收词总量	56000	60000	65000	69000
植物词占比	3.11%	2.13%	2.24%	2.18%

现阶段的植物类名词释义的研究多为小刊物发表或见于硕博毕业论文，且多集中于对古籍、内向词典以及教学教材的研究。谭宏姣、雷会营 (Tan, Lei, 2000, p.26) 在对《现代汉语词典》植物词的收词和释义研究中，指出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植物类名词释义的准确性，释义表述方式以及词条的分合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冯海霞，赵越 (Feng, Zhao, 2010, p.8) 的文章只涉及了义项排列方式优化问题，没有对特定词目漏收义项及释义用语问题进行探讨。

梁超妮 (Liang, 2016)、辛慧敏 (Xin, 2016)、徐婧 (Xu, 2015)、周鹏羚 (Zhou, 2016) 几位硕士生运用语料库结合同场同模式理论，对《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中现代汉语植物义场中一些植物词的释义提出疑义并给出了新的义项，并重新对代表词的义项分布进行描述，最后给出对外汉语教学策略。这几篇硕士论文主要集中于对外汉语教学范畴，所选取的代表词缺乏词汇学和词典学理论支撑的深入研究，且植物词的教学范例也过于浅显。

### 三、生成词库理论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

张秀松 (Zhang, 2008, pp. 52-55) 《从生成词库论看汉语词的逻辑多义性》从生成词库的角度解释了汉语逻辑多义的问题；张秀松, 张爱玲 (Zhang, Zhang, 2009, pp. 267-271) 在《生成词库论简介》一书中对 Pustejovsky, 生成词库理论的研究目标、基本命题、理论框架和它的语义运作机制进行了阐述，对该理论的主要含义进行了系统地介绍。总体而言，就生成词库论而言，学界的本体研究较少，多数学者将该理论引入自己的母语中，从不同语言层面进行考察。

在受到一系列国际语言研究者关注的同时，生成词库论也进入了汉语研究的领域。运用生成词库理论对汉语本体进行研究是目前关注度最大、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块领域，该课题主要涉及了词语构造方式、语义组合与强迫以及句法格式语义还原等内容。

袁毓林 (Yuan, 2008, pp. 3-15) 等学者较早主张将生成词库论应用到汉语语义资源建设，确定了如何描写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的语义结构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生成词库论与论元结构理论为指导，基于对名词、动词与形容词相关语义结构的描写，揭示词与词之间搭配链接与选择限制的语言计算方法。受到四个层面语义划分的启发，袁毓林 (Yuan, 2014, pp. 31-48) 在《汉语名物词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中增补了“单位、评价、行为、处置、材料、定位”的六个物性角色。

宋作艳 (Song, 2015, pp. 27-33)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汉语中的事件强迫现象，探讨了汉语和英语在事件强迫上的差异及其

原因。李强 (Li, 2016, pp. 43-54) 《生成词库理论研究述评》将关于生成词库论的多层面研究归纳为语义组合与生成、词义构成与分解、认知隐喻与转喻、资源构建与处理四个方面, 提出未来的三个研究方向: 解释语言变异现象, 推动自然语言处理, 建立汉语名词语义知识库。宋作艳 (Song, 2018, pp. 295-310) 在《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研究》中汇编了国内外出版物中关于生成词库论在汉语研究中应用的代表性文章, 展示生成词库论汉语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最新发展。王恩旭 (Wang, 2019, pp. 68-74) 《生成词库论的语义组合体系》介绍了生成词库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分解机制, 证实生成词库论在语义生成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也指出生词库论在物性结构判定及物性信息继承存在的问题。李强和袁毓林 (Li, Yuan, 2020, pp. 263-295) 在《语义解释的生成词库理论及其运用》中, 对生成词库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说明, 还介绍了汉语使用中产生词库的理论主张, 以及词库论和词典编纂的产生、计算机语义识别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系统地阐释了关于生成词库论的缘起、主张和应用三方面。

国外对生成词库理论应用研究多关注于计算机语言学层面, 而国内相关研究则为文本语义的计算机自动处理做准备。国内已经形成以生成词库论的核心理论物性结构为主的汉语名词语义描写体系, 且偶涉汉语词典释义的研究; 但以形名复合词、名名复合词与动名复合词个案研究居多。但目前, 尚未有利用物性结构理论对汉语单音多义词进行系统描写与分析的研究。

总之, 生成词库理论所倡导的一种形式化、可操作的语义描写手段为语言的可计算体统了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 生成词库理论目前已经成为词义研究的一种重要学说。其中物性角色以名词语义为主线, 为名词的计算机处理和词典释义提供了丰富、科学的手段。生成词库理论的提出使名词意义表征不断丰富, 极大地促进了名词语义研究, 并直接促成由动词视角向名词视角过渡。四个物性角色已经成为语言与非语言沟通的桥梁, 它展现了名词所指对象所涉及到的全部百科知识, 大大丰富了名词语义内涵, 与以往名词语义描写相比, 其广度与深度均有所突破, 对名词语义的深入描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物性角色中的功用角色对于词义具有极大的影响, 认为传统辞书编纂与研究更注重词典编纂本体, 注重词典内部微观设计, 如收词立目、释义精准性、释义模式科学性、例句原则性等。而在融媒时代, 局限于传统词典本体研究已明显不能适应融媒词典需求。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丰富, 也不够成熟, 但是, 我们却可以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用物性角色描述植物词义项、确立植物词释义的统一模式, 增强植物词条释义准确和完整。

## 研究方法

一、对比法。以汉英词典进行对比, 不同词典对同一词的释义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词典的释义, 观察不同词典释义所涉及的物性角色, 可以为我们的词典释义提供一定参考。

二、描写与解释的方法。以个案研究和系统研究相结合的形式着重探讨现代汉语中植物常用词的释义模式, 既要描写清楚现代汉语中每个植物常用词义项情况又要解释清楚每个植物常用词每个义项的成因, 在此基础上, 再概括出植物词的释义模式。

##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从生成词库理论的视角，综合比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各植物词使用频率，以及所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已有义项情况，抽选使用频率大于 100 的单音多义植物词进行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桃”、“李”、“梨”、“柿”、“杏”、“草”、“花”、“树”、“桂”、“荷”、“麻”等常见植物词的基本义项为对象，研究其在汉语教学常用词典中的释义模式，并进一步从用户视角进行释义改进。

亨利·贝戎 (Henri Bejoint, 2016, p.23) 将 20 世纪的英语词典分为英国的学者型词典、美国的实用型词典和学习型词典。英国的学者型词典以《牛津英语词典》及其简编本、简明本，以及其他派生出来的族亲为代表；美国的实用型词典以韦氏系列词典为代表；世界上著名的英语学习词典则是以牛津、朗文、柯林斯、剑桥、麦克米伦五大家为典型。英、美两国的词典编纂实例丰富，类型众多。由于英语学习词典在世界上有着无可厚非领跑地位，国内词典的比较研究也主要侧重于主流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的比较分析，而很少有针对其它语言的字典进行对比和分析。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学习型词典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辞典》、《柯林斯英语词典》以及《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韦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等词典为主。

## 研究结果

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编撰目的和面向对象的不同造成了两种类型辞书之间在功能、结构以及释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人们难以区分出二者各自代表的不同性质。语文词典所关注的焦点在于“词”，百科词典则聚焦“知识性”问题而忽略了对词语的加工。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有很多相通之处，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所谓“释名”和“释物”，是二者实质上的分水岭。因为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特定领域里的问题，后者则更多地是为满足大众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体验，即实用意义。

词典学家认为，先有语文词典，后有百科词典。越是大型的语文词典，百科性质的成分越是加重，比如《辞海》、《汉英大词典》等。除词语释义和例证等处理方法之外，百科词条和词典结构系统的关联度、语义-语体信息与词源信息的结合、甚至是文化信息或超语言信息等，都是目前我国积极型外汉辞典编纂工作的薄弱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信息的补充其实就是对释义的扩展、丰富与完善。要准确地掌握词语内涵，就必须在词典释义中系统地补充信息。

站在词典用户需求的角度，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并非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自己特定的用户群体和使用范围，二者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差异。就现实的需求而言，语文词典向百科词典倾斜，比百科词典向语文词典倾斜的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中等水平用户使用时，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因为随着使用者对汉语知识和文化积累的要求越来越高，语文词典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不足以满足其使用的需求。因此，语文词典尤其是积极型的语文词典，运用生成词库理论和兼顾百科成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生成词库理论的基本内涵

生成词库理论构建了四个层次的语义描写体系：词汇类型结构、论元结构、事件结构及物性结构。其中，物性结构是生成词库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以名词为中心，被描写的对象所包含的哪些构成成分、它是如何形成的，又具有哪些用途与作用等等。

借鉴生成词库理论为名词设定的形式、构成、施成、功用四种物性角色，袁毓林 (Yuan, 2014, p.42) 对汉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做了改动，将汉语名词的物性角色扩展为十种：形式、构成、功用、施成、单位、评价、行为、处置、材料、定位，主要用于分析现代汉语名词的语义知识体系并将其运用于计算机语义自动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为植物类名词设立以下五种物性角色，借以分析其释义模式：

表 1 植物类名词物性角色

物性角色	内涵
形式角色	包含植物的大小、维度、色彩等，以及植物词的分类属性、语义类型和本体层级特征。
构成角色	包括植物词的材料、分量、组成部分与成分等。
功用角色	描写植物词的用途和功能（以人的需要为核心）。
行为角色	名词所指事物惯常性的动作、行为活动，包括与人相关的行为。
施成角色	名词所指事物是怎样形成的，如创造、因果等（本文主要指植物的生长方式及产地等）。

以上物性角色基本能够清楚、完备、准确地描写植物词所指植物的方方面面，在实际释义中通过有效取舍，即可科学地实现植物词释义准确性和简适性的平衡，并达到词典释义系统性的要求。

## 二、植物类名词基本范畴词本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 1. 物性角色数量不平衡、义项描写不准确

张志毅 (Zhang, 1999, p.310) 先生指出：“现代语文性辞书应向百科性靠拢，增加科学因子，显出一定的兼容性，已成为一种趋势。”但是，部分语文词典既想保证语文性又想兼顾百科性的时候，会存在两种占比不统一、平衡性不够的问题，出现释义内容长短不一、释义风格前后迥异、释义成分杂糅赘余、释义难易程度不均的情况，造成词典释义在风格、体例和模式上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

通过结合物性结构理论对植物词释义进行研究后发现，植物词的形式角色描写排序一般有“茎+叶+花+种”（常见于经济作物）、“叶+茎+花+种”（常见于草本类植物）或“分类属性+茎+叶+花+果”（常见于木本类植物）。由表 2 对比可见，相较于植物词“桃”，《现汉》对“李”、“梨”、“杏”的释义稍显简单，每个词涉及到的物性角色的数量，是不一致的。如“梨”释义中的物性角色数量过少，释义里描写的形式角色“X 树，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卵形，花一般白色”并没有把“梨”与许多其他果树明显地区分开来，导致缺乏释义的准确性。

表 2 桃、李、梨、杏在《现汉》中的释义对比

植物词	《现汉》中的释义
桃	桃树，落叶小乔木，小枝光滑，叶子长圆披针形，花单生，粉红色。果实略呈球形，表面多有短绒毛，味甜，是常见水果。核仁可入药。
李	李子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倒卵形，花白色，果实体球形，黄色或紫红色，是常见水果
梨	梨树，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卵形，花一般白色。果实是常见的水果。品种很多。
杏	杏树，落叶乔木，叶子宽卵形，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体近球形，成熟时一般黄红色，味酸甜。

通过介入生成词库理论，我们可以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再做相应的优化和调整。从物性角色来看，《现汉》仅描写了“李”、“梨”、“杏”的“分类属性”、“乔木”、“叶卵形”的三个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粉红色”、“花白色”、“黄色或紫红色”、“淡红色”等。虽然植物词属于自然类名词，但以上四种植物都常作为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果树类植物被赋予特定的用途和功能。

“桃”、“李”、“梨”、“杏”等果树类植物词已经被附加了功用义，功用角色已经成为了这些词词典释义的重要物性角色。因此，保持物性角色数量的一致性，对于植物基本词义的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 2. 物性角色排列顺序不统一

学习词典的义项排列多数是按照频率来编排的（如《朗文现代英语词典》），另外还需要考虑词性和认知两个顺序。经常使用的词性排在前面，词性一致的义项归并成大义项，然后以 1、2、3 等来标注小义项。冯海霞，赵越 (Feng, Zhao, 2010, p.8) 认为，对植物词的解释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仅有“植株”一个义项和存在“植物部分”与“植株”两个义项。通过与汉英语文词典比较，优化了后一种“部分和整体”的义项排列与释义模式，指出当植物整体和植物部分同名时，《现汉》遵循的是“整体”义项在前，“部分”义项在后的原则。通过对具体植物释义的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植物义项的排序都遵循这个原则。

如木本类植物词语，《现汉》中较为常见的分项释义模式为：“树”→“果”，即先描述植物关于“整体”的义项，再表达植物代表“部分”的义项。在讲树的时候，并不常说“桃子、李子、柿子”之类，而常说“桃树、李子树、柿子树”等；讲水果的时候，又常常说“桃子、李子、柿子”之类。因此，“桃树”和“桃”等应单独立目、单独解释。

《牛津》、《朗高》、《韦高》、《柯林斯》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几本英语语文词典之一，他们都将植物的一部分，即果实，多采用“果”→“树”的分项释义模式。在广大人类认知世界中，首先认识到“果”，后才识得“树”，甚至最终也无缘见到结这种“果”的“树”。故以“果”“树”分项释义模式，才比较符合人类认知顺序。

表3 桃、李、柿在《现汉》中的释义对比

植物词	《现汉》中的释义
桃	① 桃树，落叶小乔木，小枝光滑，叶子长圆披针形，花单生，粉红色。果实略呈球形，表面多有短绒毛，味甜，是常见水果。核仁可入药。 ② 这种植物的果实。③ 形状像桃儿的东西。④ 指核桃。⑤ 姓。
李	① 李子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倒卵形，花白色，果实球形，黄色或紫红色，是常见水果。② 这种植物的果实。③ 姓。
柿	① 柿树，落叶乔木，品种很多，叶子椭圆形或倒卵形，花黄白色。结浆果，扁圆形或圆锥形，橙黄色或红色，可以吃。② 这种植物的果实。

英语语文词典义项按生活中义位使用频率作为语言排列标准，词典编纂者把常用语义作为第一重点，对普通语义和学科义位之间的意义进行语式释义，其区别特征最小。对比汉英词典中“桃”的释义，我们可以发现，汉语语文词典注重“植物整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树”)), 而英语语文词典则把“植物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果、果实”)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

表4 桃在英语词典中的释义对比

《牛津》	A Round Fruit with Soft Red and Yellow Skin, Yellow Flesh and A Large Rough Seed Inside. 一种圆形的果实，有柔软的红色和黄色的皮，黄色的果肉，里面有一个粗糙的大种子。
《朗高》	A Round Juicy Fruit That Has A Soft Yellow or Red Skin and A Large, Hard Seed in The Centre, or The Tree That This Fruit Grows on. 一种圆形多汁的果实，有柔软的黄色或红色的皮，中间有一颗大的坚硬的种子，或果实生长的树。
《韦高》	A Round, Sweet Fruit That Has White or Yellow Soft or Pink Skin, and A Large, Hard Seed at The Center A Ripe, Juicy Peach. 一种圆形的甜果实，有白色或黄色柔软或粉红色的皮，中间有一种大的硬种子，成熟多汁的桃。

### 三、生成词库理论在植物词释义中的作用和运用

#### (一) 生成词库理论可以提高释义的准确性

生成词库理论充分回答了名词所指事物是什么、由什么构成、怎么产生、有何用途的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植物类词的全部认知，从而将名词所涉及的百科知识形式化。我们可以以此为指导，用描述性话语描写名词性义项。使植物类词物性角色在词典中的呈现使词典释义以句子的形式出现，释义既全面又准确。

1. “桂”在《现汉》中的释义为：名 月桂树：～ 冠。例句：

① 庭院里的绿色植物高低有致，月桂树的枝叶同柠檬树的花朵飘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馨香。（《当代\文学\大陆作家\刘心武短篇》）

② 施罗德还宣布，要与德国总统约翰内斯一道，向所有在盐湖城冬奥会以及残疾人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授予银质月桂叶奖章。（《1998 年人民日报》）

《现汉》的释义描写中仅涉及到形式角色“树”，而对比英汉词典中的释义我们发现，英语词典着重描写了“桂/laurel”的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如《牛津》、《韦氏》、《朗文》《柯林斯》分别描写了“Laurel”的形式角色：“A Bush or Tree”、“An Evergreen Tree or Bush”、“A Small Tree”和“A Small Evergreen Tree”，这与《现汉》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桂”的形式角色“树”或“灌木”。其次，英语词典的释义还抓住了“Laurel”另外的形式角色：“Dark, Smooth, Shiny Leaves That Remain on The Bush and Stay Green Through The Year”、“Shiny Pointed Leaves”、“Smooth Shiny Dark Green Leaves That Do Not Fall in Winter”和“A Small Evergreen Tree with Shiny Leaves”。此外，《柯林斯》词典还提及到了月桂树的功用角色：“The Leaves are Sometimes Used to Make Decorations Such as Wreaths”。

语料为辞书的释义提供了参考，而词典应通过语料中的语境适当增加百科性释义，以满足人民大众日常语言生活的需要。综合以上原因并参考英语词典，本文在“月桂树”这一义项描写中增补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并将义项排列为“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用角色”。因此，建议“桂”的这一义项重新描写为：名 月桂树，常绿乔木（灌木），叶片呈椭圆形有细锯齿，花朵茂密且香味浓郁。常用于园林绿化、庭院观赏。

2. “草”在《现汉》中的释义为：名 高等植物中栽培植物以外的草本植物的统称：野～ | 青～ | 割～。由它组成的复字词有：青草、草坪、草丛。例句：

① 乡亲们轻声地回答了我/一队大车悄然无声地驶去/只见那疯长着的野草/在教堂圆顶上盘踞。（《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词典》）

② 青蛙平时栖息在稻田、池塘、水沟或河流沿岸的草丛中，有时也潜伏在水里，一般在夜晚捕食。（《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现汉》描写该义项仅涉及了“草”的“高等植物”和“草本植物”两个形式角色，且释义较为笼统，对于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均未提及。对比英语词典中“Grass”的释义可以看到，英语词典中“草”的义项的排列是先整体后部分。《牛高》中“A Common Wild Plant”涉及形式角色，“With Narrow Green Leaves and Stems”涉及构成角色，“That are Eaten by Cows, Horses, Sheep”涉及功用角色。《柯林斯》中“Grass is A Very Common Plant Consisting of Large Numbers”涉及形式角色，“Thin, Spiky, Green Leaves”涉及构成角色，“Cover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涉及施成角色。所以本文建议借鉴英语词典的释义，按“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用角色”作为草的物性角色排序。

最后，建议“草”字义项建议调整形式角色释义、增补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描写为：一般指野生绿色草本植物，叶子薄而尖，茎干细长，常用作饲料和燃料。

## （二）生成词库理论可以提高释义的系统性

1. 汉英词典义项排列异同的原因。英语词典义项则优先按“果”→“树”即“部分”→“整体”分项释义的原因，是出于如下考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事物展开认识的时候，常常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事物比较显著的属性上，而事物的属性也是由其功用价值与评价色彩所决定。因此，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关注和思考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其功能出发了。通常情况下，人类会去认识和了解一株植物，往往是因为它具有什么样的、并与生活密切相关功能；也就是说人们会优先了解或者只是了解一株植物的某些部位或部分，然后再对它们进行完整的认知。有的“植物部分”的义项使用频率较高；而“植株”的义项使用的频率较低。比如人们认识“板栗”的果实，不一定认识它的植株——板栗树。有的植物花、果、根茎、叶、籽实更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植物的词语还被用于喻指其中的某些部分，从而产生多义植物词。所以，对一个词而言，“果”、“枝”、“叶”等义项都可能被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

某些有着共同义位的语言单位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或非自然的方式聚合在一起，构成语义场。词典释义的同场同模式原则认为：在词典释义中，处于同一语义场的若干个词的释义模式应该相同。关于义项排列问题，各词典的标准不一。总体来说，有历史顺序、逻辑顺序和频率顺序等三种方式。《现汉》所代表的汉语语文词典一般都是按照“树”→“果”也就是按“总体”→“部分”的顺序来编排义项。汉语语文词典中植物词条义项如此排序，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现汉》是一部“共时性”语文词典，在编纂初期，植物类词是以普通话专科词汇群被纳入的，因此，对植物词“整体”的释义倾向于知识性的描写。而植物词的“部分”义则是作为语文性释义被描写的。李仕春 (Li, 2001, pp. 1-6) 指出：“语文辞书主要有两个特征：从收词来看，以一般词汇为主，同时还收录一些百科性词汇；从释义来看，语文辞书的释义是以语文性释义为主、百科性释义为辅，也即语文辞书对词的释义以人类的认知经验为参考，适当吸收科学因子”。

其二，认知的差异导致义项排列的不同。王寅 (Wang, 1999) 认为：“汉文化中‘先上后下、先尊后卑’的思维定势可能是汉语‘上下大小，天地高低、老少长幼’表达顺序的主要原因。”人类通常是按空间、时间和逻辑的先后顺序来理解事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的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在认知上产生阶段性差异，如：大或粗——小或细、整体——局部、包含——被包含等等。

给词释义不是释物，而是要给出表意特征、该意项能够进入的语境和该意项的用法。词典所具有的交际性和可读性，使得词典在释义时义项的编排应与其潜在读者认知规律相一致。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类对事物的感知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新概念的心理过程。人对事物的认识规律，便是由个别向一般发展、从具体走向抽象的。于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产生了“词”的概念；相应地，词义衍生也是由个别向一般转化、从具体走向抽象。

2. “杏”在现汉中的释义为：杏树，落叶乔木，叶子宽卵形，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近球形，成熟时一般黄红色，味酸甜。由它组成的复字词有：杏树。例句：

① 这三株银杏树的发现，表明千年以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银杏嫁接的“高科技”，这一技术对保存和延续银杏良种资源具有重大意义。《新华社 2004 年 8 月份新闻报道》

② 在 60 年代初的北京，见到的银杏树还不多。到了北京之后，我才在香山见到两棵银杏，高大参天。《1998 年人民日报》

《现汉》的释义包括了“杏”的形式角色：首先，介绍种属“落叶乔木”，再充分描写了叶、花、果的特征“叶子宽卵形，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近球形，成熟时一般黄红色，味酸甜”。

英语词典着重描写的是“apicot”的果实义和颜色义，对“杏树”的概念则几乎没有提及。如《牛高》中描写的“A Round Fruit”和“Yellow or Orange Skin”，《韦氏》中描写的“A Small Orange-colored Fruit”，《朗文》中描写的“A Small Round Fruit”和“That is Orange or Yellow”，《柯林斯》中描写的“An Apricot is A Small, Soft Round Fruit”和“Yellowish-orange Flesh”。

通过对比汉英词典中的义项描写不难看出，二者的释义都缺乏完整性，对“杏”和“Apricot”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并未提及，涉及的物性结构不够全面和丰富。在构成角色方面，汉英词典均未涉及，但按照《中国果树志-杏卷》记载，根据杏的形态特征和经济性状，我国的杏有 1463 个品种。此外，依据查找资料可知，按照杏的主要栽培品种可分为白杏、红杏、金杏、水晶杏；按用途可分为食用杏类、仁用杏类、加工用杏类三类；按其观赏性又可分为垂枝杏和斑叶杏。通过语料库我们发现，在“杏”义项的语料中，约有 11.24% 的语料凸显了构成角色。如：

① 今年，全市郊区可产杏 700 万公斤，以海淀的巴旦杏、门头沟的香白杏、昌平的山黄杏、平谷的红杏等佳品为主，先后将有 30 多个品种陆续上市，供市民品尝。  
(《当代\报刊\市场报\市场报 1994 年》)

② 库车产的白杏果肉细嫩，汁多味甜，食之如蜜，用这种白杏晒制的杏干是杏干中的上品。(《当代\报刊\新华社\新华社 2004 年 3 月份新闻报道》)

因此，参考其他植物词义项构成角色的释义模式，我们以最常见的分类来描述“杏”的构成角色：“种类很多，有白杏、红杏、黄杏、金杏等”。

在“杏”的功用角色方面，汉英词典都没有纳入，《中国果树志-杏卷》和相关资料都记载了杏的果实常用于食用，其杏仁可入药，有降气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之效。因此，建议义项 1 增加“杏”的功用角色“可以吃，也可以入药”。

最后，建议将“杏”的义项描写为：“杏树，落叶乔木，叶子宽卵形，花一般为白色或粉红色，果实近圆形，成熟时一般黄红色，味酸甜；种类很多，有白杏、红杏、黄杏、金杏等；果实可以吃，也可以入药”。

### (三) 生成词库理论可以提高释义的科学性

按照“同场同模式”的原则，植物词词义衍生规律通常表现为由物及人，或者由人及物，具体地说，还有下面三种常见情况：用植物的特性比喻人类的特性，由此产生的义项为形容词性义项；由植物行为喻指人的行为，这样生成的义项是动词性义项；用具有一定属性或行为的植物比喻具有相同属性或行为的人和事、人和物，由此产生的义项是名词性义项。在这些义项中，既有词类意义上的联系，也有语法功能上的差异。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依次得出其他植物词的义项分布规律和释义模式为：植物词物性角色主要由“形式角色+构成角色+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构成；其中，形式角色包括“分类属性+叶/枝干+花+果/种”。同时，由于词条所含属性类型的差异，也会对其词义产生影响，从而使释义具有一定的语文化特征。从物性角色的角度来看，释义中涉及的物性角色越多，该释义的百科性就越强。因此，通过控制物性角色的数量，然后可以依据语文化词典与百科性词典对词典释义的不同要求，兼顾语文化与百科性词典，维持相同语义场中词语在词典释义时释义模式一致性和系统性。

1. “花”在《现汉》中的释义为：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由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有各种颜色，有的很艳丽，有香味：～朵儿。此义项在语料中共 5200 条，约占 52%。由它组成的复字词有：花瓣、花朵、菊花。例句：

- ① 方桑叶、菊花各 5 克，竹叶、白茅根各 30 克，薄荷 3 克。共用沸水浸泡，白糖适量调味，当饮料多量饮用。（《中药药方》）
- ② 广西许多兄弟民族在三月里节日频繁，犹如百花争艳的春季，尤其是“三月三”，最为热闹。（《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现汉》中义项的描写该涉及到了“花”的形式角色“种子植物”、“有性繁殖器官”、“有各种颜色”、“很艳丽，有香味”和构成角色“由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牛高》中“Flower”的释义排序为形式角色“The Coloured Part of A Plant”+ 形式角色“From Which The Seed or Fruit Develops”+ “Flowers Usually Grow at The End of A Stem”+ 行为角色“Last Only A Short Time”，物性结构的排序较为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而《现汉》中该义项把形式角色分开描写，各物性角色按照“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形式角色”的顺序排列，不符合词典释义的系统性原则，建议调整物性角色排序，重新描写为：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有各种颜色，有的很艳丽，有香味；由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

2. “荷”在《现汉》中的释义为：名 莲。构成的复字词有：荷花、荷叶、荷塘。例句：

- ①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荷花高洁品性的喜爱之情。（《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② 深秋时节，塘中水面是凋残的半枯荷叶，莲蓬已经凋谢了。（《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荷”在《现汉》中的释义存在“以词释词”的问题，而英语词典多用描述性话语解释“Lotus”。因此，建议完善物性结构释义、增加部分百科释义。

形式角色方面，“荷”的形式角色除分类属性以及“花”、“叶”、“种”之外，还有生长环境方面的内容“生长在浅水处”。主要原因是多数草本植物

生长于地面土壤，对于其他草本植物而言，生存环境并非是一个明显的区分度的属性。但对于“荷”这种水生植物而言，生存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在形式角色释义时，要考虑将其“水生”的特点纳入。

在构成角色方面，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及资料发现荷花有观赏与食用之分，还可按花朵的株型、色彩、形态等加以归类。在语料库中凸显构成角色的就有“粉荷”、“白荷”、“碗荷”等。由此可知，构成角色具有足够语料支撑，因此建议对“荷”中的构成角色进行补充“种类很多”。例如：

- ① 正中央是一个宽大的喷水池，被周围假山环抱着。池内艳丽的粉荷，衬着挂满银珠的荷叶，摇曳多姿。（《1995年人民日报\1月份》）
- ② 北海公园的白塔，依旧傲然屹立。海子里的红荷花，白荷花，也照常吐放清香。（《现代\文学\老舍 四世同堂》）

功用角色方面，《国语辞典》则描写了“地下茎称为藕，有节；果实称为莲子，二者皆可供食用”。于是，本文对“荷”的功用角色方面的语料情况做了进一步的统计，发现其具有观赏、食用和药用功能。例如：

- ① 林中听蝉，池畔赏荷，湖上泛舟，寒夜围炉固然是一份雅人深致，即使是在冷漠孤寂，清贫凄楚的境遇时，他也会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当代\报刊\读书》）
- ② 荷叶健脾升阳，解毒，散瘀血，也可以烧汤或者熬粥食用，妈妈在夏天做饭时，总喜欢在米饭上盖上几片荷叶，烧出来的饭既清香又祛暑热。（南丘阳《当代\应用文\健康养生》）

可见“荷”不但可以入药，还可以用做食补，所以本文建议增加“荷”的功用角色。

综上所述，本文建议将“荷”的义项做出如下调整：增补形式角色“莲属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叶大而圆，夏天开红色、粉色或白色花，有香气”。增补构成角色“种类很多，有白荷、粉荷等”。丰富功用角色“可观赏、可食用，亦可入药”。最后“荷”的义项描写为：莲属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叶大而圆，夏天开红色、粉色或白色花，有香气；种类很多，有白荷、粉荷等；可观赏、可食用，亦可入药。

由上可知，将生成词库理论引入到词典编纂和词典释义中，研究植物类名词的语义结构，并建立汉语植物词释义模式，为汉语词典中名词的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提供参考，是切实可行的。

此外，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植物词引申义的释义方式还涉及到大量的隐喻与转喻。因篇幅有限，本论文仅对植物词基本义的释义模式进行了研究，对植物词引申义的隐喻方式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植物词在隐喻认知中的作用也可通过多个角度来探讨，例如，可从对翻译、词典编纂等方面产生影响、教学等作了进一步深化与提高；二是对于对外汉语植物词隐喻的有关问题尚缺少一些讨论，这有待于后续研究更全面地实践考察。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对配例、义项的排列等进行分析研究。

讨论

文章以植物类名词的释义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词典释义研究、植物词的收词与释义、生成词库理论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梳理，确立了生成词库理论的基本内涵，为植物类名词设立形式、构成、功用、行为、施成五种物性角色。通过对中型汉语语词典释义的异同，发现《现汉》在运用描述性话语描写植物类名词基本范畴词本义方面存在物性角色数量不平衡、义项描写不准确、排列顺序不统一的问题。

针对物性角色数量不平衡、义项描写不准确的问题，可以通过界定名词的物性角色的数量来使植物词的释义更准确；针对释义模式不统一的问题，可以根据植物词的物性角色的分布进行排序，以此实现词典释义的同场同模式，为植物词的词典释义建立统一的释义模板，使释义更科学。因此，本文为现代汉语植物词的释义界定了以下五种物性角色，以建立植物类名词释义模式。

### 1. 形式角色

形式角色所描述的客体在较大认知区域中与其他客体所不同的性质，包括方位、大小、形状、维度和颜色等。第一，通过对比植物词释义用情况，可以发现汉语词典对于植物词形式作用的训诂模式是较为固定的，以林木类为例：“X 树，灌木/乔木”。第二，通过比较分析，文中涉及的四大类植物词的形式角色排序基本相同，都是按“分类属性+叶/枝干+花+果/种”的逻辑顺序依次进行描写。

### 2. 构成角色

构成角色即植物词的材料、分量、组成部分与成分等，可根据颜色、形状、作用等不同属性对植物词进行分类。如“木”的构成角色有“金丝木、檀香木、竹木”，“麻”的构成角色有“大麻、亚麻、苎麻”，“桂”的构成角色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和“花呈黄白色、淡黄色、黄色或桔红色”等。

### 3. 功用角色

功用角色即名词所指事物的功能和用途。植物类名词的物性结构都包括功用角色，如“草”的功用角色为“常用作饲料和燃料”，“麻”的功用角色为“可供纺织、制药”，如“根”的功用角色为“固定植物体，吸收水分和溶于水中的矿物质，将水与矿物质输导到茎，以及储藏养分”，“花”的功用角色为“供人们观赏和食用”。

### 4. 行为角色

施成角色是指植物词指代事物形成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或者结果。在现代汉语植物类名词中，“萌芽、生长、枯萎、死亡、腐烂”均可认为是物性结构中包含的施成角色。

### 5. 评价角色

评价角色即人们对植物词所指事物的看法。如“草”的评价角色“低贱、卑微、渺小、丑陋”，“木”的评价角色是“迟钝”、“木讷”，“花”的评价角色是“美好”。综上所述，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用角色和行为角色、评价角色是植物词的物性结构中最重要、最常见的物性角色，使用频率为形式 > 构成 > 功用 > 行为 > 评价。抓住这几个物性角色，我们便可以对植物词的义项进行系统性描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引入生成词库理论进行词典释义能够使植物词义项划分更完备、义项分立更科学；通过实现植物词词典的句子释义模式，帮助建立植物词的释义模式，提高植物词词典释义的准确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 独创性和知识体系

本文以“植物类名词”的释义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植物词在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中的释义异同，运用生成词库理论对植物词的物性角色予以界定和排序，并解释清楚植物词的义项释义成因。通过借鉴融认知、语法、语义为一体的新型生成词库理论，用来分析适合于词典用户理解的名词多义词义项，建立汉语植物类名词释义模式。这一方法与以往义项描写仅凭经验的方式不同，为词典中植物类名词的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植物类名词释义更准确、更系统、更科学；能够提高辞书编纂效率，推动汉语词典编纂的理论现代化；既是理论层面和实操方面的一个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研究清楚生成词库理论指导下的现代汉语常用植物词的释义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常用词在汉语语文词典中的科学释义提供了保证，同时亦希望能为今后的词典编撰提供参考。

### 建议

章宜华、黄健华 (Zhang, Huang, 2000, pp. 67-76) 指出了当今词典释义的趋向：揭示和表达语义特征更加地准确和全面，传统的同义对释正在从积极型词典中消失。释义从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反映了词目词的信息，而传统“单层面”的释义模式必将被淘汰。采用自然语句释义，一切信息都可在释文中直接识别，传统的释义原则“可替换性”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生成词库理论正好能够支持词典释义的这一发展方向。

词典编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满足用户需求并满足其需求的动态发展过程，因而只有把这种需求作为一种系统来看待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词典编纂。数字化融媒体的崛起，给辞书带来飞跃式发展良机。融媒辞书的主要特征是“跨界关联”，更需要整合不同媒介，整合编纂者和用户，整合辞书和相关资源；尤其是手机词典和融媒体词典的快速普及，使得辞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未来，辞书编撰者们可以准确把脉市场动向、洞察用户需求，将多模态元素和词典设计编纂有机结合，有利于词典的释义模式从单模态向多模态转化。

## References

Cai, Y., Q. (2018, July). Extroverted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y Definitions and Words.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4), 58-68.

Collins COBUILD. (2017).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9th ed.). Glasgow: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Hornby, A., S., Wehmeier, S., & Ashby, M. (Eds.). (2020).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10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 W., F., & Wang, J. (2016, February).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Under User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English Studies*, (8)2, 97-104.

Huang, J. H. (1984, April). Dictionaries. *Dictionary Research*, (4), 58-65.

\_\_\_\_\_. (2006). History of Chinese Dictionary. *China Book Bureau* (8th ed.).

Lexicography Depart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7th 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 Q. (2014, October). An Analysis of Noun Metaphor Based on Qualia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4(6), 44-53.

Li, Q., & Yuan, Y. L. (2019, September). The Structural Descrip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of Noun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Linguistics*, (1), 263-295.

\_\_\_\_\_. (2001 December). 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100 Core Words in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ies. *Journ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4(6), 9-15

Li, S. C. (2013, October). A Corpus Based Study of The Semantic Item Distribu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Green".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7(5), 62-66.

Li, X. (2014). *Xiandai Hanyu Guifan Cidian* (3rd ed.) [A Standard Chines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Words (3rd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o.

Song, Z. Y. (2017, February). The Cognitive Orientation of Generative Thesauri from Linguistic Association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4(2), 13-22.

Su, X., Ch. (2013). **A Thesaurus of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Tan, H. J., &Lei. H., Y. (2020, March). A Study on The Inclu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lant Words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41-49.

Tan, J., C. (2015, February). Th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 An Exampl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6<sup>th</sup> Edi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Dictionary Studies, 2(4)**, 20-25.

Wang, E., X., &Guo, Z. H. (2020, August).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Methods. **Journal of Lu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7(06)**, 1-10.

Wang, X., L., &Hang, S. Y. (2021, April). Tak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y" as an Example. **Language Application, 10(4)**, 132-141.

Wang, Y. (1999, May). Iconicity of Linguistic Symbol.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6(5)**, 4-7+57.

Wang, J., L. (2014, March). Some Examples of Plant Words Mistakes in Revised Edition CiYuan.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39(2)**, 33-39.

Xiao, Sh., M., &Xiao, H., Y. (2010, January). "Shuo Wenjiezi. #bu" XuiShen's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Herbal Plant Words and Explanadation is Vegetable Person.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17(1)**, 47.

Yuan, Y., L. (2014, August) Description System and Application Cases of Phys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Nouns.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6(1)**, 42.

Zhang, Z., Y., &Zhang, Q. Y. (2015). **Theoretical Lexicogra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Zhang, Y., H., &Huang, J. H. (2000, January).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theory on Dictionary Definition.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1)**, 67-76.